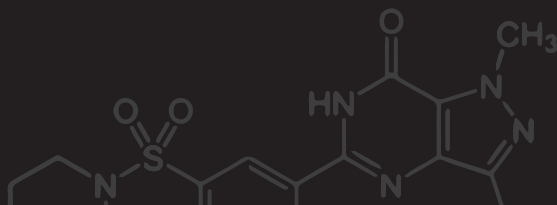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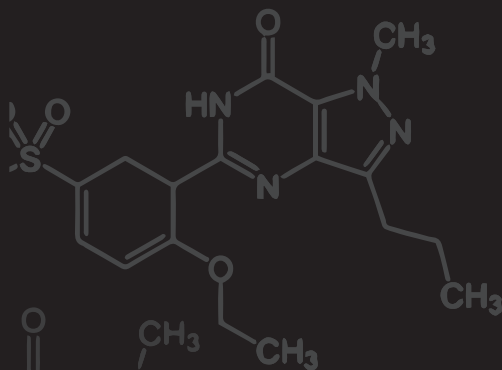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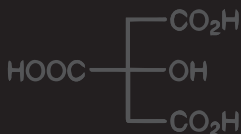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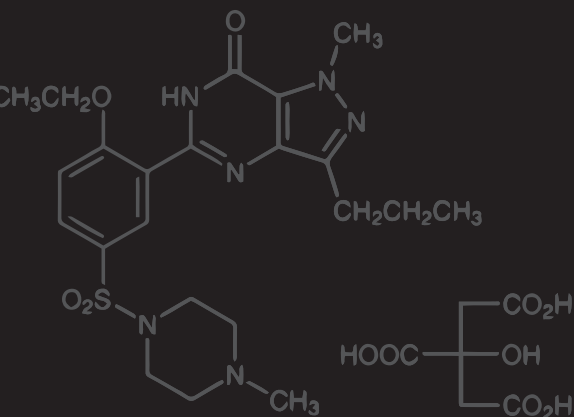


死亡荷爾蒙

Death hormone

李熙麗 著

by Phoebe LEE





靈感來自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 Berkeley) 化學工程系的 Robert & Steve。
目前他們在生物科技公司與國家級研究中心擔任研究員。

◎ 人物出場序

創世紀科學公司 (Genesis Science, Inc)

吉姆·多爾第 (Jim Doherty) ∴ 創世紀公司警衛

維克·柯斯塔 (Victor Costa) ∴ 創世紀科學公司實驗室主任、探索診所擁有者

威爾·佩德 (Will Peder) ∴ 創世紀科學公司 CEO

探索診所 (Exploration Clini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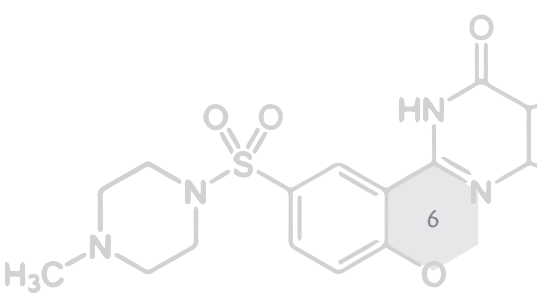
維克·柯斯塔 (Victor Costa) ∴ 創世紀科學公司實驗室主任、探索診所擁有者

娜塔莉·格拉巴斯 (Natalie Grabarz) ∴ 探索診所醫護

菁英醫學中心 (Elite Medical Center)

路西恩·馬丁 (Lucien Martn) ∴ 利奧·尤哈斯 (Leo Juhasz) 的主治醫生

尤哈斯金融控股公司 (Juhasz Finance Holding Company)



凱恩・尤哈斯(Kane Juhasz)：尤哈斯金融控股公司退休總裁之子，控告維克・柯斯塔醫師蓄意謀殺

利奧・尤哈斯(Leo Juhasz)：尤哈斯金融控股公司退休總裁
波特・格林(Porter Green)：尤哈斯金融控股公司總經理

終極新聞雜誌 (The Ultimate Magazine)

哈維・溫西尼爾(Harvie Wisniew)：終極新聞雜誌發行人

西恩・莫爾納(Sean Molnar)：終極新聞雜誌總編輯

唐・伯格(Don Berg)：醫藥組組長，擁有公共衛生與新聞雙學位

傑森・拉伊爾(Jason Laine)：醫藥組編輯

艾倫・傑林(Alan Zielen)：醫藥組編輯

伯里斯・納吉(Boris Nagy)：醫藥組編輯

德盧卡醫療集團 (De Luca Medical Group)

李斯特・德盧卡(Lester De Luca)：德盧卡醫療集團創辦人

伊凡・德盧卡(Evan De Luca)：國會議員同時是德盧卡醫療集團未來繼承人

其他人物：

鄧肯·舒爾茲檢查官 (Prosecutor Duncan Schulz)：負責偵辦蓄意謀殺案

珍·莫羅 (Jane Moreau)：舞蹈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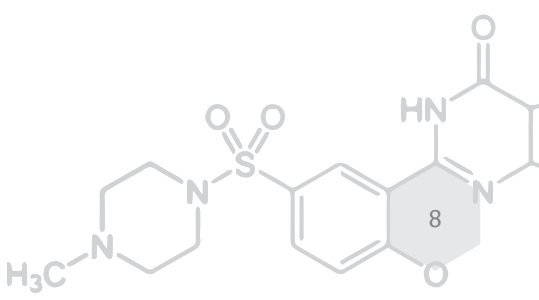
海姐·奧拉 (Hedda Olh)：珍·莫羅之女，控告維克·柯斯塔醫師蓄意謀殺

班·莫瑞 (Ben Murray)：電腦程式設計師

蓋·霍夫曼 (Guy Hoffmann)

路易·勒菲弗爾 (Louis Lefebvre)

凱特·麥爾 (Kate Meyer)



楔子

創世紀科學公司 (Genesis Science, Inc.)

凌晨兩點十分，公司警鈴大響。他根本不知道是怎麼睡著的。

創世紀科學公司以前從沒發生過類似事件。吉姆·多爾第今天終於體會到被警鈴嚇醒的感覺真的很不舒服，就像冷不防被人從背後偷襲，除了驚嚇，還帶著憤怒。為什麼不是昨晚、不是明晚，偏偏是今天晚上！多爾第心理咒罵，又是該死的莫非定律。從癱睡的椅子上站起來，先用手掌抹去已經快流到脖子的口水，接著趕緊在桌上、桌下找眼鏡，突然發現眼鏡還掛在鼻樑上，多爾第笑了笑，搖搖頭，他真的睡死了。轉頭看牆上的時鐘，2：11。彎腰撿起掉落在地上的雜誌，手拿雜誌拍打額頭，好像要把睡神拍走。

很多值夜班警衛認為反正公司的門窗都會上鎖，也不會有人來訪，在沒有人打擾的情況下，乾脆就躺下來呼呼大睡。在創世紀當警衛已經五年，他從未偷懶。

每當值晚班，在交班時間過後，他每隔2小時就會去巡視每一層樓，檢查安全門是否關好，即使他不認為會有人夜闖公司。除去巡邏的其它時間，他都待在警衛室，不是看監視器，就是看

報紙、雜誌、玩玩手機遊戲。入夜之後，門窗緊閉的大樓內非常安靜，連掉一根針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在寂靜的夜晚，還有什麼樣的消遣會比做自己想做的事更棒。

今晚的昏睡，真的是例外。前一天2歲的小女兒發燒哭鬧一整天，為了讓已經疲憊不堪的妻子好好休息，他在下班後扛起責任照顧孩子。今晚上班前，他已經超過36小時沒有闔眼。曾向公司請假，但是找不到人代班，最後沒辦法，老闆仍然希望由他值班，還安慰他反正晚上不會有事，他有很多時間睡覺。

多爾第走進廁所接冷水洗了臉，然後回警衛室打電話通知兩個大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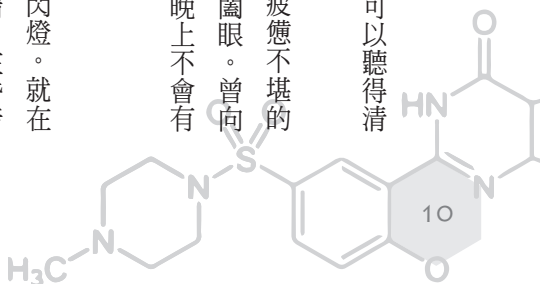
警報器的聲音是從三樓精密儲藏室發出的，因為相對應的錄影裝置也發出紅色閃燈。就在他忙著準備檢查錄影裝置時，大門鈴聲響起。他用左手將眼鏡往頭上推，右手邊揉眼睛，在昏暗的大廳裡小跑步去看誰在按門鈴。是保全人員。創世紀科學公司和私人保全連線，公司警鈴響起，在附近巡邏的保全接到通知就立刻趕到。

『總會有第一次，不要緊張。』保全人員安慰他。

『希望只是電線短路。事情越單純越好。』

『發現了什麼嗎？』兩位保全邊走邊巡視，檢查四周的窗戶有沒有被破壞的痕跡。門窗都很完整。最後跟著多爾第走進警衛室。

『還不知道，我正要檢查錄影裝置。』多爾第將監控三樓儲藏室的錄影裝置倒帶。三雙眼睛盯著螢幕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維克·柯斯塔和威爾·佩德也在30分鐘之內同時趕到。佩德拿磁卡開了大門，兩人進一起走進警衛室。

『大家早安！』佩德出聲跟警衛室裡的三個人打招呼。三人同時回頭看也打了招呼。

『早安！我們看過了。有人按下三樓儲藏室密碼鎖的密碼，才啟動了警鈴。』多爾第轉過頭來向站在後方的佩德與柯斯塔報告。

已經看過錄影的多爾第將對準精密儲藏室的錄影裝置倒帶到2：05。在2：06，看到一個只露出兩隻眼睛的蒙面黑衣人帶個小手提箱走到三樓精密儲藏室門口，用戴著手套的食指快速按下密碼，立刻警鈴大作。黑衣人轉身跑開。

接著看監視樓頂逃生門的另一支監視器。將時間調到2：04。2：05黑衣人拉開頂樓逃生門，從容地走進來。2：07黑衣人衝出逃生門，消失在鏡頭前。

『我知道你很累，不必自責。今天有巡樓嗎？』佩德問道。

『有。我交班去巡邏的時候，逃生門是關著的，這點我可以確定。』多爾第暗忖會不會是自己太累眼花，而沒發現門門已經被拉開。

所有人全走向電梯。一出電梯門，立刻就看見安全門往外敞開。

佩德和柯斯塔兩人上上下下仔細檢查安全門門縫，並沒有發現有被撬開的痕跡。

『如果只是把門輕輕掩上，這裡晚上經常會出現一陣陣急風，即使是這麼重的鐵門還是有可能被風吹開。』多爾第很心虛，認為是自己的錯。

聽著多爾第說明夜間周圍環境的時候，柯斯塔發現地上有一塊和鐵門同色的黑色塑膠片。

他撿了起來，發現上面有壓痕。他用手按壓塑膠片，很結實，但是很有彈性。

他拿著塑膠片緊貼門框再把門關上，非常密合。雖然沒有插上門門，柯斯塔還是需要一點力道才能把安全門往外推開。如果再把門門稍稍往裡面推，即使鐵門不穿過環扣，並不容易發現安全門是不是被動過手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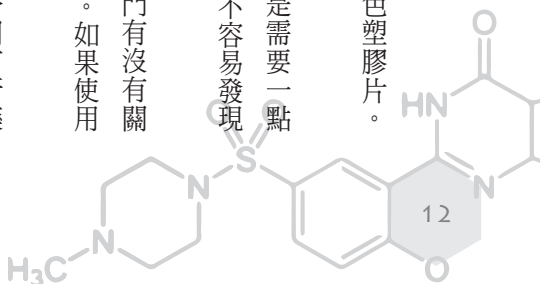
多爾第曾問過佩德，為何不把安全門改成電子防盜鎖，這樣會更容易知道安全門有沒有關好？佩德當時解釋，既然是安全門，表示是用來逃生，愈簡單、愈容易操作就愈安全。如果使用電子防盜鎖，萬一碰上停電或遭人為破壞時直接鎖死，安全門反倒成了地獄門。

柯斯塔拿著塑膠塊走到頂樓的陽台，陷入沉思。除了董事會與公司人員，知道公司有新藥的外人不會超過十五個，而且個個都是這個領域的專業人士。會是誰？大家也都看著柯斯塔手上的塑膠片，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黑衣人看起來連路都不用找就可以直達三樓儲藏室，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就能逃離現場。即使是我都不一定能夠這麼順暢往返三樓和頂樓。第一次來的人更不可能瞭解《逃生》路線。所以我認為應該是熟人所為。』柯斯塔轉過身對所有人說道。他心裡已經有人選了。

『要不要報警？』其中一個保全開口問柯斯塔和佩德。

『要逮到竊賊的機率很低，不過還是麻煩多爾第先生下樓打電話報警。麻煩兩位陪同多爾第先生一起。謝謝你們。』佩德對著警衛與保全說。柯斯塔想反對，但被佩德按住肩膀制止。兩



人從以前就有很好的默契，柯斯塔沒有說出口。

『麻煩你順便檢查今天所有的錄影，看還有沒有其他人上頂樓。我們等等就下去。』柯斯塔很自然地接著佩德的話，對著多爾第說道。

接收到指令，多爾第和兩位保全往電梯方向走。

『其他人？你知道今天有人上頂樓？』等警衛和保全搭電梯下樓，佩德瞪大眼睛問柯斯塔。

『昨天下午兩點左右我和大帥一起上來過，他想抽菸，我帶他到頂樓陽台。我們在這兒聊了一會兒。後來同事上來說有人打電話找我，我先下樓接電話。大帥說他抽完菸會把先門門好再下去找我。』

『所以你認為大帥是那個竊賊？』

『我不認為是他。之所以這麼認為，一方面是身材看起來不像，另一個原因是因為如果他要新藥，我會跟你商量給他一份，但是他沒有開口要。不過，事關機密，你應該也不會同意。我倒是很想知道是誰這麼急著要取得新藥。』

『事實擺在眼前，肯定是經過縝密安排。對了，他什麼時候又開始抽菸？』已經很久沒和大帥碰面，佩德不置可否：

『那麼，精密儲藏室的密碼呢？』

『我帶他去參觀儲藏室，他可能記住我按下的密碼。我還是認為不是他。』

『他既然來找我，又為什麼不等我回來？』

『他來找你談新藥合作案，當時你不在，我跟他是在辦公室閒談。至於合作案，我沒有辦法幫你做決定。後來他接了一通電話，說他有事要先走，就不等你回來，他說會再打電話找你討論。他離開一小時之後我就回診所。打算今天再告訴你這件事。』

『我昨天一整天都沒接到他的電話啊！他在搞什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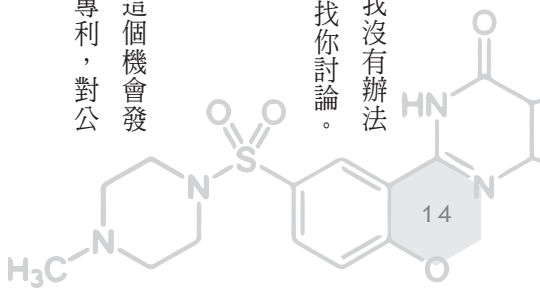
『你為什麼想報警？這等於把公司遭竊的消息公開，對公司不是件好事。』

『報警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警告竊賊，即使知道密碼也沒用。另外，我想藉這個機會發布公司因為有新藥正在申請專利，所以才會引來起有心人士覬覦。有新藥正在申請專利，對公司絕對是利多。』

『你真的這麼想？被闖空門，表示公司安全措施做得不好。我還是覺得不妥。』

『就股市層面，是利大於弊。你和大帥到底談了些什麼？』

『等警察來做過筆錄之後我再詳細告訴你。別讓他們等太久。』柯斯塔把安全門關好，順手把門門門上，兩人一起搭電梯下樓到警衛室。



24個月前

探索診所 (Exploration Clinic)

娜塔莉・格拉巴斯的老闆是醫生維克・柯斯塔，候診室就是她的地盤。除了柯斯塔醫生外，她誰也不看在眼底，尤其是面對部分傲慢無理的病患。她現在就坐在診療室的櫃檯桌邊整理資料，同時也像忠誠的狗兒一樣守著探索診所。

『早安！』柯斯塔停好車走進到診所跟醫護娜塔莉・格拉巴斯打招呼。

『你怎麼來了？今天禮拜三，早上沒有預約病人。下午才有。』娜塔莉・格拉巴斯很訝異一早就看到他。

『我知道。今天有特別任務。』

『在這裡，你除了看診，還會有什麼任務？難不成是要開派對？』

『派對！絕對有比診所更適合開派對的地方，再說，如果要開派對，診所場地太小了。』

『同意。但如果是要開醫生、護士角色扮演的派對，這裡倒是挺適合的。』

『我沒這個癖好！』

『誰曉得你私底下是什麼德性。』娜塔莉頭也沒抬繼續做她的事。

『小姐，妳來診所上班超過一年了吧？』柯斯塔探過身子問正在整理病患資料的娜塔莉。

『14個月了。怎麼了？』娜塔莉很認真抬頭看了他一眼，立刻又把視線轉到手邊正在整理的資料。

『在這裡上班還愉快嗎？』柯斯塔站在櫃檯前，挑高眉毛，帶著不尋常的笑容問道。

『還不錯。沒被醫生欺負。偶而被病患抱怨，大致上還算滿意。你今天怪怪的。你發燒了嗎？』娜塔莉頭動也不動，只抬高眉毛看著柯斯塔。

『我身強體壯，好的不得了。』柯斯塔舉起右手，握緊拳頭，秀出隱藏在襯衫袖子底下的二頭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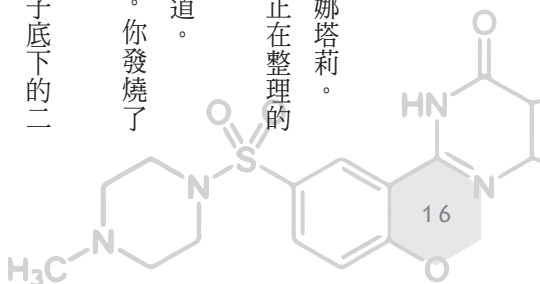
娜塔莉搖頭，實在受不了男人秀肌肉的樣子。她從來沒看過這麼失態的柯斯塔。他今天真的好怪，娜塔莉心裡這麼想著。

『也沒什麼。』柯斯塔一派輕鬆，靠著櫃檯，傾身對著坐在椅子上的娜塔莉說道：

『幾個禮拜前無意間聽到妳在講電話，跟朋友討論想休假去旅行。』

『已經計畫好了。只是不知道怎麼開口跟你說？既然你問了，我哪時候可以休假？』娜塔莉終於了解到，柯斯塔是認真地在談該屬於她的員工福利。

於是她慢慢從椅子上站起來，可是還是不太相信這麼好康的事情真會發生。在這裡上班這麼久，他平常講話還算幽默，這可是第一次看到他臉上有這麼奇怪的表情。他到底在搞什麼鬼啊！



『下禮拜一開始就可以休假。我腦袋沒有燒壞。』柯斯塔擺出撲克臉。

『這麼快？還是因為你對我的工作表現不滿意，要炒我魷魚？』娜塔莉張大嘴巴一臉驚恐。

『當然不是。要炒妳魷魚根本不需要理由。放心，妳是個非常盡責的醫護。』柯斯塔恢復平常的笑臉道：

『是這樣的，佩德昨天出國，一個月之後才會回來。實驗室必須要有有人全天候執勤，接下來的這一個月我必須花比較多的時間留在實驗室。少了佩德，我的時間更沒有彈性，沒有辦法同時兼顧診所和實驗室。來回奔波倉促看診，我不但累，對病人也不公平。妳有一個月的假期。』柯斯塔很認真地看著娜塔莉，舉起右手食指，秀出《一》的代號。

『真的可以嗎？可是佩德出國應該是早就決定的事，你怎麼現在才說？』娜塔莉緩緩走出櫃台，眼睛發亮。

『妳現在是怪我太晚告訴妳？還是妳不要這個假期了？』柯斯塔語帶恐嚇。

『不是啦！我沒問題，是怕朋友不能臨時請假，我就得一個人旅行。』

『那很好啊！根據統計，一個人旅行，豔遇機會比較高！』柯斯塔帶著鼓勵的口氣。

『不必了，在這裡上班，豔遇機率已經很高了。』娜塔莉偶而會被比較熟悉的病患開玩笑說希望她當女朋友。

『好啦，不開玩笑！很抱歉，沒事先告訴你。事情是這樣的，佩德一個月前就訂了機票，他這兩天才真正下決定，沒到機場之前誰都說不準他會不會真的出國。昨天晚上我開車送他到機

場，看著他出境。」

『你從來沒提過。甚至連暗示都沒有！』娜塔莉皺著眉。

『如果一個月前就暗示妳，妳心裡肯定會有期待。如果他又臨時取消，難過的人恐怕會是妳！』

『所以，現在要麻煩妳休假前的這段時間連絡其它診所，幫忙安排已經預約的病人到其它診所看診。如果病人不願意去其它診所，就延後四個禮拜。病人一定會問為什麼，妳需要花點時間跟他們解釋。我也會打電話給其它診所請他們幫忙看診。當然，妳可以同時安排自己的假期。』

『需要告訴我要去哪裡嗎？』

『不需要。如果說了，就不算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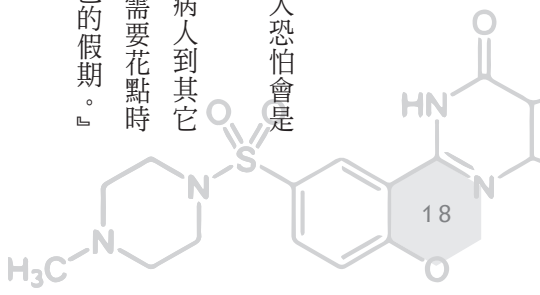
『好的。你真的確定我可以休假嗎？』娜塔莉擔心這只是一場騙局，再次確認。

『當然確定。除非佩德倫偷偷跑回來。即使他回來，我還是會給妳一個月的假期。不用擔心，趕緊開始聯絡病人，就怕妳休假前沒辦法完成所有的工作。』

『會的。為了休假，我一定會完成所有的事情。』娜塔莉立刻坐回電腦前查已經預約的病人，拿起電話，立刻開始打電話聯絡。

趁娜塔莉忙著聯絡病人和其它診所，柯斯塔走進平時看診的診療室，順手把門關上。

他為什麼要把門關上？除了看診，他從來不關診療室的門。忙著打電話的娜塔莉不知道柯斯塔在裡面做什麼，但隱約聽到診療室裡傳來聲音，若仔細聽還是猜得到是儀器發出的聲音。十



分鐘後，柯斯塔走出診療室，手上還拿著一疊資料。

柯斯塔走到櫃檯前，娜塔莉正在通知其中一個病患，等娜塔莉掛上電話，他才開口說道：

『對了，要麻煩妳幫忙預約清潔公司，請他們三個星期後前來打掃、消毒診所，也就是開診前的一星期，約好了再告訴我時間。』

『好的。』

『一切就都麻煩妳了。我實驗室還有事情要忙，先走了，下午再回來看診。』

看著科斯塔往外面的停車場走去，女人的第六感，她覺得今天的柯斯塔不但表情怪，講話的內容怪，甚至連行為舉止都很怪，只是不知道怪在哪裡。雖然平常在一起工作，但很少聊私事。娜塔莉仍然不了解她的老闆。